

有哪些特别特别甜的故事？

我男朋友虽然长得帅，但二十多岁了，连接吻都不会。

第一次吻他的时候，他紧张的连手指都蜷缩了起来。

我我我了半天，愣是一个字都没吐出来。

而我，却在他对我一往情深的时候，叫了肖一顾的名字。听到这个名字，卢一汪原本的动作戛然而止。

倒不是说我对肖一顾有多么深的感情，只是卢一汪和他长得太过相似，恰到好处的脸型、棱角分明的下巴、高挺的鼻子，还有鸦羽下亮晶晶的眼睛……

连名字都那么像。

唯一的不同是嘴巴，卢一汪的嘴巴，不用亲也是红红的。

第二天中午，卢一汪吸着奶茶，装作漫不经心地样子问我：

「肖一顾……是谁啊？」

手机正震动个不停，我想也没想就答道：

「以前的一个炮……」

话到嘴边，又觉得不太对，只好临时改口道：

「……朋友。」

卢一汪闷闷地「嗯」了一声，继续低头喝着奶茶。

我挠了挠小奶狗的下巴，胡乱揉了揉他的头，「怎么？吃醋了？」

他舔了舔下唇上的奶茶，睁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抬头看向我，「没有……」

我满意地点点头。

他真是乖的可以，一点麻烦都不会给我添。

「下午我有个签售会，晚上还有庆功宴，你不用等我，自己做点东西吃，不要饿着。」

我拿起包包，在卢一汪的红唇上啄了一口。

嗯，甜的。

「不想做饭就点个外卖，没钱了记得告诉我。」

说起我和卢一汪的关系么，大概是从一年前开始的。

那段时间我的身体出了点问题，胃穿孔住了好几天院，医生警告我不要再胡来。

我惜命，暂别了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，吃了好长一段时间素。

卢一汪就是那时候出现的。

白色的围裙系在窄腰上，勾勒出姣好的身形，在蛋糕胚上裱花的手骨节分明，细碎的阳光散下来，卢一汪在透明橱窗里熠熠生辉，一下子击中了我的心房。

更何况，他的眉眼与肖一顾有八分相似。

彼时，我刚刚分手两个粘人的小狼狗，正处在恼人的空窗期，甫一见到卢一汪，本王的三叉戟就蠢蠢欲动了。

「小哥哥，你能住进我的鱼塘吗？」

体态勾引，言语撩拨，送花表白，豪车接送，这一套流程走下来，我从未失手过。

但显然，卢一汪是个例外。

我在蛋糕店打卡了一个月，怒刷了好几波存在感，仍旧没能得到小奶狗的青睐。

因为他的眼里，只有蛋糕。

胜负欲熊熊燃烧。

很好，男人，你勾起了我的兴趣。

我再接再厉，先是欲擒故纵，晾了小奶狗两天，又在某个有风无月的夜晚，把独自打扫店面的卢一汪堵在了蛋糕店门口。

这场戏，装醉装得很逼真，贱嗖嗖地去亲卢一汪的红唇很逼真，勾着卢一汪的脖子说我家地址的模样更是逼真，就是没想到，一进家门，裤子上那抹鲜红也很逼真。

等把我放到床上时，卢一汪的耳朵已经红出血了。

我揽着他的脖子，还想逗弄逗弄他，可腹痛来的过于突然，我只好率先躲进睡梦中。

本以为卢一汪会嫌弃地离开我猪窝一样的家，没想到第二天一睁眼，就见家里完全变了个样。

干净整洁、一尘不染，炉子上还温着香气四溢的米粥，看着像田螺姑娘来做过客。

再定睛一看，厨房里忙活的不是田螺姑娘，而是奶呼呼的卢一汪。

他把米粥端到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还一脸懵，而后就看见了他白色体恤上的数道口红印，

不多不少，正好七个。

应该是昨晚蹭的。

我的厚脸皮还没起床，只得尴尬道：「不好意思啊，昨晚喝醉了。咳，昨天的事，都是误会。」

闻言，小奶狗原本略显雀跃的神情染上了一丝落寞。

都是误会吗？

他有些不高兴，闷闷道了句：「嗯。」

得了这一声，偌大的房间便一时无话。

恰好我的小腹隐隐作痛，也没什么调戏他的心思，只好埋头喝粥，暗暗思索着怎么继续攻略小奶狗。

还没想完，站在一旁的卢田螺率先开口了，「你那天说的……还算数吗？」

惊闻此言，我受宠若惊，赶紧放下手里的勺子，抬头去看他。

啊，这个表情……

难道鱼上钩了？

见我面带疑惑，卢一汪又哑着嗓子补充道：「就是……在一起那个。」

要说刚才不明白小奶狗的不高兴是什么意思还能称作尚未睡醒，这会儿要是还不明白，可就担不起海王这个名号了。

感情他是对我动心了，这段时间一直吊着我呢。

真没看出来，小奶狗这么深藏不漏啊。

我来了兴趣，欺身上前，一把揪住卢一汪的领口，「当然算，一辈子不反悔那种。」

卢一汪深吸一口气，眼神闪躲，好半晌才稳住心神，认真地看着我道：「那我当真了，你不能……骗我。」

我拉下他的红唇，狠狠亲了一口，算是对他的回答。

行，不骗你，不过男女之间的谎言怎么能叫欺骗呢？

那就是爱情本身啊。

2

手机里，卢一汪发来消息。

汪汪：「我熬了粥，你晚上回来吗？」

我指尖轻点，不咸不淡地回了条消息。

我：「要很晚才能回去。」

汪汪：「那我先回家了。」

我：「好。路上小心。」

我不回家的时候，卢一汪都是回自己的住处，从不乱跑。

庆功宴上，cc 递来一杯香槟。

我仰头抵了一口，红酒入喉，味道很像是卢一汪的薄唇，这让我隐约想起来，卢一汪是没有家人的，他同我一样，无论回到哪里都只有四面冷冰冰的墙。

这个认知让我忍不住拿起手机，又给他回了一条消息。

「晚上庆功宴取消了，我这就回去。」

从酒店出来时，夜风飒飒，令人颇感萧瑟。

我拢了拢外套，正要抬腿走向车库，却被一只大手捉住了手腕。

回头一看，来人穿着花色的衬衫，骚包得像酒店里的鸭王。

待看清了这人，我心里一震，而后不耐道：「有事嘛您？」

肖一顾调笑：「赵梳子，又来这里约哪个小鲜肉？」

我烦躁地甩开了他的手，「反正不是你。」

他咂了下嘴，有些自嘲，语气弱了下来，「还在生我的气吗？」

不好意思，我早忘了您是哪位。

我喊了一声，微笑着一字一顿地回道：

「滚吧你！」

7 厘米的小高跟踩在地上哒哒作响，我别开视线，头也不回地走向了停车场。

到了车上，踢掉高跟鞋，我便拿起打火机点了根烟抽，另一手的指尖也在手机上飞速地跳动，给关清河发了条消息。

「肖一顾为什么回国了？」

尼古丁的味道进入喉咙，朦胧的烟雾中，肖一顾的脸逐渐清晰。

他不是我第一个男朋友，没什么初恋光环，但回望我的海王生涯，肖一顾绝对是称得上是极品中的极品，穿衣显瘦，脱衣有肉。

虽然性格和我一样放荡不羁，惹人生厌，但偏偏我就吃他那一挂的颜。

为了这张脸，我陪他做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小学鸡，亲亲抱抱举高高，也腻歪了挺久，后来的事情也是水到渠成。

那段时间里，我是真心喜欢肖一顾的。

堂堂一个女海王，为了表示自己抽干鱼塘的决心，还亲手打了一对情侣银戒锁住自己。

要说没上过心，那就是骗人了。

直到肖一顾生日那天，我约了几个朋友到关清河的酒吧里给他庆生，不小心撞见了这孙子和他的狐朋狗友的谈话。

「我说那女人好上吧，味道怎么样？」

走廊拐角里，一个长相妖艳的女人走过来，挽住肖一顾的胳膊，半靠在他身上，娇声说：「肖哥哥，什么时候离开那个女人，回到我身边呀~」

草，海王滑铁卢……

后面的事，我就没再往下听了。

手中的对戒散发着灼人的热气，转头就被摔在了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。

这个社会真奇怪，男人后宫三千佳丽就是有本事，女人换过几个男朋友就要被说好上？

从那之后，我变本加厉地流连花丛，唯独拉黑了肖一顾。

香烟燃到尽头，为我死去的爱情陪了葬。

嘁，怎么又想起了这些有的没的。

我系上安全带，正准备发动车子，却偶然瞥到了副驾驶那边的一抹黄色。

干干净净的平底单鞋就放在副驾驶的座位下面，露出一个小小的鞋头，不用想也知道是谁的手笔。

我笑笑，换上卢一汪准备的平底鞋，高高兴兴地回了家。

管他肖一顾为什么回国，现在我有小奶狗了。

说起来，卢一汪也是个很让人心疼的人。

他是个孤儿，又有轻微的自闭，刚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只敢一个躲在角落里吸溜奶茶。

所以虽然长得帅，但是没有什么狂风浪蝶往身上贴，二十多岁了，连接吻都不会。

第一次吻他的时候，他紧张的连手指都蜷缩了起来。

我我我了半天，愣是一个字都没吐出来。

纯情小奶狗被渣浪的我攻略下来是迟早的事，哪怕我一贯的做派都是主动但不负责，卢一汪还是对我死心塌地了。

我很享受他一心一意的对我好，作为回报，在这期间我也没有去找别人。

毕竟卢一汪，颜，可。

身材，可。

床上功夫，亦可。

两个多星期后，圣诞节来了。

卢一汪头上戴着一个漂亮的麋鹿发卡，牵着我的手走在步行街上。

这一年多，我陪着他去团建，陪着他去做流浪动物的义工，他渐渐不那么社恐了，只是大多数时候，目光仍旧集中在我身上。

「吱吱，你吃棉花糖吗？」

只要他用清澈的眼睛看着我，他说什么我都会答应。

我点点头，卢一汪就笑着去排队了。

我站在一棵不大的圣诞树边等他，只觉得他应该长一条尾巴和两个耷拉着的耳朵。

「赵桅子！」突然，有人喊我的名字。

我扭头看向一旁。

长风衣、花衬衫……怎么又是这个骚包？

肖一顾走到我身边来，语气里带着惊喜，「桅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」

呵。

我白了他一眼，呛声道：「这里是我家开的？」

但说完我就后悔了，我抬头看看步行街边上的商场，还真是他家开的……

草……

是一种坚韧的植物。

「梔子，这两年你过的怎么样？」

我有些不耐，但肖一顾是个执着的，他挑着话头，似乎一定要跟我叙旧，「我们能好好谈谈吗？」

远远望了一眼，卢一汪还在卖棉花糖的小摊前排队。

我不想听他废话，也不想让卢一汪看到他，便仰头用下巴指指远处，示意他跟上。

待走远一些，我开口道：

「肖一顾，我不关心你当年怎么样，咱们已经分手了。大家都是妖艳贱货，彼此几斤几两都心知肚明，你也不用再费劲解释了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」

可肖一顾大概是语文没学好，根本抓不住我的重点，反而喃喃道：「没有分手……」

我没听清，问了句：「什么？」

肖一顾眉宇间染上了怒意，「没有分手……你没说过分手，我也没同意！」

什么？

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都两年不联系了你还没点 ac 数吗？

我无语地捏了捏眉心，甚至想扯下头上的独角兽发卡戳死他，但大庭广众之下，多少要顾及面子，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，冷嗤着说了句：

「你可快滚吧。」

肖一顾顿了顿，还想再说，但随后目光触及了什么，忽然抬眼对我一笑，一改刚才被打击到的表情，换上了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欺身上前，在我耳边轻声道：「你当年在床上也是这么说的……」

说罢，又意味深长地朝我看了一眼，在我愤怒的目光中扬长而去。

我抹了一把被他碰到的耳垂，心里暗骂他神经病，一回头，却见卢一汪手里拿着一个兔子形状的棉花糖，呆愣愣地站在原地。

他的眼尾红红，像极了棉花糖上的小兔子。

我想起自己生日那天，也是在这条步行街上，天空中落着淅淅沥沥的雨，瑟瑟发抖的卢一汪踮脚站在屋檐下时，脸上挂着的也是这副害怕被丢弃的表情。

那天我工作太晚，忘记了和卢一汪约定的时间，让他枯等了好几个小时。

可等我站到他面前时，他又立马展露出了全部的欣喜和热情，也不顾头发上滴着的小水珠，从衣服下拿出了一小盒漂亮的蛋

糕。

天空中飘着细雨，蛋糕盒上却干干净净，一滴水也没有沾，视线穿过透明的蛋糕盒，还能看见轻轻摇曳的粉色栀子花。

他不像其他难哄的小情人一样，冷着脸指责我为什么来晚了，为什么不接电话，而是在看到我的一瞬间，就兴奋把蛋糕递给我，表情像是看见主人回来的大狗狗，「吱吱，生日快乐。」

我心头震动，把他拉到伞下，「怎么不去里面等着？」

「你没接电话，我怕你进去了你会找不到我。」他打了个冷战，笑得憨憨傻傻。

我有些心虚，仔细想想，卢一汪的每个举动，似乎都是以我为出发点的，仿佛他自己委不委屈根本不重要。

我忍不住问他：「为什么对我那么好？」

他把伞向我这边倾了倾，灿然一笑，「因为吱吱值得呀。」

这话让我心头一震。

值得吗？

从没人说过我值得。

他们只会说「因为我爱你」「因为你漂亮」「因为你对我好」，但从没人说过「你值得」。

卢一汪，跟我遇见的所有人都不一样。

我发誓，对于小奶狗，我本没想走心的，不过人类社会有个什么定律叫来着？

真香。

3

肖一顾走后，卢一汪把棉花糖递给我，什么也没说，还是像往常一样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

只在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固执地在我全身的每一处染上都自己的痕迹，尤其是被肖一顾碰过的耳垂。

我自认坦荡，是以并未察觉出卢一汪的不对劲。

若不是第二天他的同事小艾给我发来消息，我真以为他不在意。

小艾：栀子姐，一汪今天不对劲。

我：怎么不对劲？

小艾：一汪今天像要杀了草莓！

我忍不住偷笑。

为了拯救草莓，下班后我特意去接卢一汪。

他的甜品做的很好，卖相好看又好吃，所以店铺的生意还算不错。

等了一个小时，他终于做完了最后一份订单，从透明的橱窗中抬起头来。

隔着玻璃，卢一汪一眼就看见了坐在角落里的我，眼神一亮，脱下围裙就跑了出来，「吱吱，你怎么来了？」

我笑盈盈地看着他，「来接你回家啊。」

卢一汪有些不知所措，长长的睫毛一颤一颤的，好半晌才吐出一句：「你等等我，我马上收拾完。」

说罢，飞快地跑回了蛋糕房里。

小艾站在柜台前，默默向我竖起了大拇指。

手表上的秒针走了一圈又一圈，卢一汪带着歉意再次站到我面前时，时间又过了半个小时。

「吱吱，回家吧。」

我不是喜欢等人的性格，但对于我的小情人儿，我是生不起气来的。

我把围巾给卢一汪戴上，又给他拉好羽绒服的拉链，将他裹得像个米色的团子。

老板娘婷姐和店员小艾将我们送出了门，卢一汪乖巧地跟他们说了再见，就牵着我的手离开了蛋糕店。

婷姐和小艾都是很好的人，他们在我来到卢一汪身边前，接纳了不完美的他，给了他一个安身之所。

卢一汪也很喜欢他们，哪怕我说要给他开间咖啡馆，他也不愿意离开这里。

昨夜下了雪，我和他咯吱咯吱地走到了停车场，一路轻声笑语，谁也不提昨晚的事。

但后来我才知道，很多深不见底的沟壑，最初都来自于一道小小的裂缝。

回到了家，卢一汪简单地做了些吃的，饭后就和我一起窝在沙发上看电影。

他将下巴抵在我的头顶，问道：「今天不写东西吗？」

我摇摇头，「新书出了点问题，明天要出远门，今天要养精蓄锐。」

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」

「一周左右就能回来了。」

「我等下帮你收拾行李……」

我点点头，一口咬下卢一汪递来的水果，「汪汪，把你的房子退了吧，以后和我住一起。」

卢一汪咬咬嘴唇，眼神躲闪，手上还不停地绞着衣角，「可是……我跟你还没有……不能住一起……」

我白了他一眼，「没有结婚还不能为爱鼓掌呢，也没见拒绝我啊~」

电视里，影片正好放到十八禁的片段，卢一汪的脸更红了。

我对着卢一汪撒娇：「好不好嘛汪汪。」

他还在犹豫，我已经亲上了他的嘴唇，每啄一下，我就问他一句：「好不好嘛？」

最终，他在我狂风暴雨般的攻势中败下阵来，红着脸点点头，「吱吱，我会好好努力，让你住进我买的房子。」

我笑笑：「我给你的钱，难道不够你买个房子？」

卢一汪低下头，「那不一样。」

我瞥了瞥他身上穿的，又想了想他平时用的，难道我给他的钱他都没有动过？

「不要省着花，缺什么就去买。」

此刻，我像一个财大气粗的土财主，教小情人怎么败光自己的家产。

我确实不差钱，光靠父母留给我的那笔遗产，也不愁吃喝了，更何况这些年打拼下来，手上的资产也不少。

「这次要去上海，有没有什么想让我给你带的？」

卢一汪摇摇头，又点点头，「吱吱，我想……」

「想要什么？」

他低着头，红着耳尖，欲言又止。

我摸了摸卢一汪滚烫的身躯，了然地将他拉进了卧室。

走到门边的时候，卢一汪还在故作矜持，一手扒在门框上，为难地看着我说：

「但是你要养精蓄锐……」

「养精蓄锐……」我假装沉思了两秒，又勾着他的下巴道：

「但现在我觉得采阳补阴也很好。」

……

一夜风流，我在卢一汪身上化成了一摊春水，第二天醒来时，只觉得自己再也凝不成个人形。

明明看上去那么温柔的一个小白兔，唉……

无论如何，我还是扶着老腰上了飞机。

cc 看我一副疲惫的样子，奸笑着揶揄我：「纵欲过度的味道！」

我不理她的打趣，打算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记录新的灵感，却不想在翻开包包的时候，被一个画着 HelloKitty 的小保温杯可爱到了。

cc 探了探头，对着小保温杯「哦」了一声，满脸羡慕道：「桅子姐，你的小奶狗真是宜室宜家。」

我不禁勾起唇角：「何以见得？」

cc 神秘秘地凑近我，「你可不是会带保温杯出门的人。」

我从来不带保温杯吗？

也是，谁出差会带保温杯呢，也就卢一汪这么精细，又怕我冷，又怕我热。

「桅子姐，快把你那幸福洋溢的表情的收收，我快要溺死了~」

cc 捂着心脏，假装痛苦地倒在座椅里。

我回过神来，弹了下她的脑门，威胁道：

「话多哦~小心扣你工资！」

cc 吐了吐舌头，不再打趣我，开始拿起平板汇报接下来的行程，末了，还不忘提醒我：「如果这次能和辰星合作，将《南阳》影视化，咱们的工作室一定能再上一个台阶。不过听说他们的老板不太好说话，桅子姐，你那脾气千万要收着点。」

我笑笑，一个项目而已，能有多难？

路程不远，两个小时之后，我和 cc 就到了浦东。

飞机一落地，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往了合作方的酒店，cc 和他们约在总统套房的会议室里见面。

然而等了一个多小时，对方的负责人也没来，显然是对这笔生意没兴趣。

我拿起文件夹，起身对辰星负责接待的小姐道：「既然你们老板没兴趣，这次合作就算了吧。」

cc 拦不住我，只好委屈巴巴地跟着我。

「赵小姐留步……」

就在我要伸手推门的前一刻，会议室尽头的门打开了，一道低沉的声音传来，让我留下继续谈合作。

狗日的！居然躲在门里。

听说那些有钱的老板都喜欢这样，借口迟到，再暗中观察合作方的言行举止，美其名曰测试。

实际上就是脱了裤子放屁。

只是我没想到，门内的人是肖一顾。

「肖家不是开商场的吗？怎么做起了影视生意？」我不屑地转过身，带着讥笑问肖一顾。

「商场是家族生意，有我大哥管着。辰星是我这两年心血，你可能还没见过。」肖一顾转着手上名贵的腕表，笑着回答道。

是了，我认识肖一顾的时候，他还是个不学无术的富二代。

我低头淡笑了一下，「不谈了。」

肖一顾喊住我，「你别走，我就签。」

他的助理把房间里的人都请了出去，包括 cc，只留下了我们两个人。

他长腿一迈，走到了我面前，重复了一遍：「你今晚不走，我就签。」

这种不要脸的行为把我气笑了。

「爱签不签，本小姐差你这点钱？」

说罢，我扭头就走。肖一顾脸色一僵，扣住我的手腕，叹气道：「当年的事是我不对，我不该骗你。可就算是我一开始受了别人的怂恿才跟你在一起的，我也从来没有否认过我真的爱上了你。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还没消气吗？我们还能不能……」

哥哥，我虽然是海王，但不渣好吗？

我一巴掌拍掉他的手，「不能！你瞎了？我有男朋友了。」

肖一顾非常不屑一顾，道：「你说那个卖蛋糕的？这次又能新鲜多久？三天？还是三个月？」

「不好意思，一年多了。」

肖一顾咬咬牙，「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？」

我翻了个白眼，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我床上，你说我知不知道他是谁？」

我和他唇枪舌战，打了好几个回合，每一句都夹枪带棒，气得肖老板直摔东西，

「赵桅子，你好样的！好样的！」

会议室里传出一阵噼里啪啦的碎裂声，吓坏了门外等着的一群人。

但无论怎么生气，合同他还是签了。

而我没有反对的原因也很简单，肖一顾愿意在版权费上再多让渡两个点。

谁会嫌钱多嘛？

回酒店的时候，cc 抱着合约笑得合不拢嘴，「还以为咱们得磨个两三天才能拿下合约，没想到你一出马，没有两个小时就拿下了。说！单独相处了那么久，你俩都干什么了？」

我砰地一下关上了酒店的门，把聒噪的 cc 关在了门外。

靠在门上的时候，越发想念乖巧的卢一汪。

匆匆走完了接下来的行程，我便立马打飞滴回了家。

舟车劳顿，飞机还有些晚点。

出机场时，天已经黑了，卢一汪开车来接我。

一见到他，我就迫不及待地跳到了他的身上，闻着他身上淡淡的皂花味儿，蹭着他滑溜溜的脸颊，看着他灿烂的笑脸，真他娘的治愈。

好像无论多晚，他都会笑盈盈地在原地等我。

见我疲惫，小奶狗率先开了口：「吱吱，我好想你。」

「有多想？」

「想你想得既睡不醒，也睡不着，今天裱花的时候，还不小心画了一个你。」

我笑嘻嘻地捏了捏卢一汪的脸，「走吧，回家睡觉。」

睡觉……就是字面意义的睡觉。

4

「汪！汪！汪！汪！」

清晨，一阵狗叫把吵醒，我皱着眉头拿起手机，关掉了铃声，抱着卢一汪继续睡。

「汪！」

又是一声狗叫。

我烦躁地拿起手机一看，是关清河发来的消息。

关清河：听说一顾回国是为了发展事业。

我看了看自己最后一条消息的时间，关闭了关清河的聊天界面。

你怎么不等我入土了再告诉我呢？

我扔掉手机，起床去洗了个澡。

裹着浴巾出来的时候，正巧看见卢一汪在盯着手机发呆。

湿漉漉的头发铺到了床上，「看什么呢？」

卢一汪反应过来，拿起毛巾替我擦头发，哑着嗓子说道：「有人给你打了电话。」

我接过手机一看，觉得号码有些熟悉，再仔细一想，好像是肖一顾的。

为什么没有来电显示？

因为海王的基本素养之一，就是分手删所有。

「他说什么了？」

卢一汪睫毛微颤，但还是继续说道：「没什么。我说你去洗澡了，他就挂了。好像还有人给你的微信发了消息……」

说我在洗澡？

可以啊，小奶狗有点心机啊。

我笑着「哦」了一声，点开微信里的未读。

肖一顾：「你在哪？」

肖一顾：「晚上在清河的酒吧有个小聚会，合作双方第一次见面。」

肖一顾：「七点我去接你。」

为了工作，肖一顾自然又重新回到了我的好友列表，但通知这种小活儿，用不着肖总亲自去做，他发这消息，简直是司马昭之心。

我冷哼一声，回了句「用你？」，然后再次从微信中拉黑了肖一顾。

扫了两眼工作群，又顺手给 cc 发了条消息。

「你去和肖一顾对接工作的事，晚上聚会我也不去了。」

放下手机，卢一汪还在身后给我擦头发，殷红的薄唇像樱桃一样娇艳欲滴，看得我口干舌燥。我拽住他的睡衣袖子，「饿了。」

听完这句话，卢一汪就要下床做早饭，却被我一把扑倒在床上。

「我饿了……」

卢一汪咽了咽口水，渐渐有了反应，但却忍着将我轻轻推开，「先吹干头发。」

我闹起小脾气来不肯吹头发，一双手在他身上乱动，卢一汪费了好大劲儿才将我按在床上，几个回合下来，两个人都是汗涔涔的。

他的眼神逐渐火热，垂眸看向了 my 唇，俯身一压，马上就要与我唇齿交融。

就在这当口，手机又开始狗叫起来。

扭头一看，还是肖一顾打来的。

我皱眉，不自觉地愤然道：「狗日的肖一顾，烦不烦人！？」

我在他情动不已的时候，第二次喊出了肖一顾的名字……

真是……罪无可恕。

我心虚，正要伸手去按灭手机，卢一汪略显急躁的吻便落在了我唇上、耳边、颈间……

他的动作行云流水，在清晨的阳光下显得更加勾人。

手机狗叫个不停，他大手一扣，直接给关机了。

相处了一年多，我第一次感觉到，卢一汪生气了。

浪荡的小船摇摇晃晃，差点把我弄散架了。

一晌贪欢，腰酸背痛。

小奶狗狼起来，本王竟有些吃不消。

在卢一汪去洗澡的这段时间里，他的手机「吱吱吱」地叫个不停。

我拿起他的手机，输入密码，解锁。

微信弹窗里，是阴魂不散的肖一顾。

他发了许多和我一起拍的旧照片，有些卢一汪已读，有些未读。

哈？晋江文照进现实？绿茶前任寄暧昧照片破坏男女主感情？狗日的肖一顾，居然对我的小奶狗做这种事！

冲冠一怒为红颜。

我气得胃疼，一边下床飞速地穿着衣服，一边拨着肖一顾的电话。

他居然把坏主意打到卢一汪身上去了！他是不是不想活了？

电话刚一接通，我就咬牙切齿地骂道：「你最好快点准备好救护车，姑奶奶现在就来捶死你个绿茶！」

为了在气势上压倒对方，我还特意找出了一双新开箱的高跟鞋套在脚上。

但是……

没等我走到门口，一阵急剧的胃疼就淹没了我的气势，随后我两眼一黑，径直晕了过去。

再醒来的时候是在空军医院。

面前还是那个警告我不要胡来的医生。

「小姑娘，又回来啦？年纪轻轻的不好好吃东西，净吃乱七八糟的，再有一次，你命都别要了！你说说我做个手术容易吗？你怎么能这么糟蹋我的成果？」

我心虚：「咳……不好意思……」

其实这一年多，我已经非常收敛自己了。

说来惭愧，如果是从前，我在工作上有那么精细，生活里就有多么粗糙，吃饭从来都是随便填补一口。

甚至有时候忙起来，还会忘了吃饭，让本就不太好的身体雪上加霜。

但自从卢一汪走进我的生活，很多事都不一样了。

冰箱里总是有新鲜的水果，胃疼时马上有温热的米粥。

年轻时以为爱情就该轰轰烈烈，就该和彼此一起驶过大风大浪，万万没想到，有一天我也会对春风化雨般的情感产生如此深的眷恋。

喝着医院里寡淡如水的汤时，我对卢一汪的思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。

可奇怪的是，他从那天开始就没再来看过我了，来的都是肖一顾和 cc。

我给他打了电话，也发了消息，但小奶狗一直没回复我，直到给小艾打了电话，确定他还在上班，我才放下心来继续住院。

可夜里闻着四处弥漫的消毒水味，摸着身侧凉凉的被子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

人生第一次，我竟产生了孤枕难眠的感觉。

真想他啊。

不知不觉中，卢一汪对我而言已经这么不可或缺了吗？

我笑笑，拿起手机给他报了个平安：「不用担心，我没事了。」

尽管，小奶狗并没有回复。

动了手术，我又在医院里住了一周，这期间最闹心的莫过于肖一顾的准点报道。

我没力气跟他废话，也不给他好脸色，但他还是抱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大无畏精神，天天晚饭的时候来贴我的冷屁股。

我一提起照片的事，他居然还理直气壮地说：「栀子，为爱情做见不得人的事，算是情有可原吧。」

我一言难尽地看着肖一顾……

为什么这张长得很像卢一汪的脸能这么讨厌呢？

我缓缓开口，「你——x——x——的。」

不理我的咒骂，肖一顾拉过床边的小凳子坐下，眼里尽是疲惫，

「栀子，有些话，我知道你不想听，但我一定要说。」

我翻了个白眼，腹诽道：

你这个人，空有自知之明，但没什么执行力，知道我不想听，为什么还要喋喋不停？

肖一顾将水杯递到我面前，被我侧头躲过。

「我们已经分开两年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。难道当年你没有骗我、没有和别人暧昧？呵，肖一顾，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瓜葛了。如果你是纠结我们没有正式分手的话，那我现在补给你行不行？」我清了清嗓子，认真地看向他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「我要跟你分手，反对无效。」

肖一顾的手定在半空中，眼圈有些发红，舌头抵着后槽牙，静默了好一会儿才把手收回去，将杯子重重放在桌上。

「我是和兄弟打赌才追你的。生日那天，我喝醉了，让那个女人靠近了我。这两件事我都认，你要怪我，我没话说。」肖一顾的喉结动了动，沉声继续道：「可赵梳子，我们分开两年，你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？你信过我吗？有给过我解释的机会吗？」

他说的……都挺对的。

那时候，我们都太年轻了，总以为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，以为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既不懂包容，也不懂温柔。

我很抱歉，那时候的我，远没有现在这么柔软。

但是，有些事情，错过就是错过了。

就像那对银戒，无论承载了我多么贵重的感情，丢了就是丢了。

而我永远都不会再回去找它。

「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吗？我们已经结束了。」

胃里隐隐作痛，我不想听他废话，但身体条件在这摆着，我又赶不走他，只能躺下来闭目养神，默念眼不见为净。

肖一顾不是个仁慈的，他不打算放过我，仍旧像个苍蝇似的喋喋不休，逼着我回忆从前。

「我是真的爱上你了，况且我和那个女人什么也没有，我甚至不知道她叫什么。我一次次地找你解释，可你不接电话、不回消息，甚至不再见我。那时候年轻，觉得自己也是被捧着长大的，凭什么要一直贴你的冷屁股？」肖一顾的语气有些自嘲，「所以后来家里叫我去国外发展，我就去了。其实我是想晾一晾你……我以为你只是和我赌气，总会回来找我的。我以为……我们只是暂时的冷战。」

肖一顾幽深的眼睛里尽是落寞，声音也越说越弱，最后黯然道：「可是……我现在才知道我有多蠢。我错了，桅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能不能……收回那句话。」

我轻笑了一下，要是年轻的时候，我可能真的会答应他，因为我喜欢过雨露均沾、潇洒恣意的生活。但现在年纪大了，反而越发眷恋一心一意、细水长流的感情了。

我舍不得让小奶狗伤心难过。

所以，面对着深情款款的肖一顾，我生不出别的心思。

我无比郑重看着他，用最平静的语气丢出直球，「不能，我已经爱上别人了。」

.....

出院的时候，关清河来接我回家，他是肖一顾的大学校友，也是我的发小。

打开灯，公寓里属于卢一汪的东西都已经被搬走了。

我的脸色很不好，关清河忙问我需不需要他留下来陪床。

我摆摆手，「还没那么脆弱，不用担心我，让你留下，我家小奶狗会吃醋的。」

关清河给我倒了杯温水，说：「你跟他在一起那么久，真上心了？」

我接过水杯，「爱的时候就好好爱，不爱的时候就彻底分开。我的鱼塘虽然大，但每次只捞一条鱼，哪次不上心？但……卢一汪应该是我最后一条鱼。」

关清河追问，「那一顾呢？」

「他是条曾经上心，现在已经腐烂发臭的过期鱼。」

关清河推了推金边眼睛，气质骚包得像是和肖一顾从一个鸭店里走出来的。

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我得告诉你一件事……」

5

本以为和肖一顾摊牌，以后就再也不用见到他了。

谁能想到短短两天后，我居然会主动上门，气势汹汹地去锤爆他的狗头呢？

关清河的话还在耳边缠绕，搅得我心情烦闷。

车子一路疾驰，窗外的风景飞速闪过，行驶到步行街路口的时候，被红灯拦了下来。

看着那条步行街，我忍不住心里发酸，但没过一会儿，这种酸意就被怒火烧干净了。

怎么能让海王心急？

当然是拿走她的三叉戟啊！

现在，卢一汪就是我的三叉戟。

我闯进肖一顾办公室的时候，妆都没化，用言情小说里话说，气势 down 了不只一个 level。

所以我只好一脚踹在肖一顾肚子上，让他知道我不是个好拿捏的。

肖一顾站起来，挥退了上前的保安，用手掸了掸名贵西装上的脚印，轻描淡写地问：「吃饭了吗？」

「你在医院里跟卢一汪说什么了？」

肖一顾的眼神闪了闪，有些失望道：

「没说什么，就是告诉他，他配不上你而已，你对我才是念念不忘。」

好，肖一顾，你把爷气笑了。

「他配不上，你就配得上？」我反问，「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我对你念念不忘？当初可是我甩的你！」

「别自欺欺人了，你喜欢他不就是因为长得像我吗？」肖一顾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

我几乎要跳起来锤他，「你脑子不好就去肛肠科看看行吗！」

「是，我有错。」肖一顾正了正他花花绿绿的领带，短促地出了一口气，「可我都跟你解释过了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一次呢？」

我不想听他放屁，伸手推了他一把，将他按在墙上，一手指着他的鼻子问：「只有这些？你还跟卢一汪说什么了？」

听我嘴边不断重复卢一汪的名字，肖一顾也开始有了怒意，他的回答驴唇不对马嘴，字字句句都开始攻击卢一汪。

「我本来想放弃的。但是圣诞节那天，我看见了他，觉得他跟我长得很像，就找了人去调查他，你猜怎么着？栀子，他居然

跟我有血缘关系！你居然跟那样一个贱种在一起了……他那么低贱，那么怯弱，你居然看得上他也不要我？」

骂我的小奶狗？

我气急，跳起来就要扇他一巴掌，肖一顾却凌空抓住了我扬起的手。

「你听好了，那个贱种，是我爸和小三的私生子！要不是因为那个小三，我妈根本就不会气得心脏病发作！赵梳子，你知不知道，他一出生就背着一条人命！」肖一顾冷哼一声，满脸嘲讽地看着我，「呵，不过她妈也没落得什么好下场，还不是被我爸抛弃后没几年死了。」

他的表情亦逐渐癫狂，既痛苦，又痛快。

「卢一汪，是我爸绝对不会承认的私生子。他就是个小三生的，而且还死了妈的贱种！」

我被他连珠炮一样的话打得措手不及，大脑有那么一瞬间转不过来，今天的信息量很大，我像是一只瓜田里乱窜的猹。

怪不得卢一汪和他长得那么像。

怪不得卢一汪一出生就被送去了孤儿院。

我想起关清河说的，卢一汪把我送到医院那天，肖一顾曾把他叫到楼道里，心里更是一紧，皱眉问道：

「你把这些都告诉他了？」

肖一顾点点头，拿出一支烟点上，大方承认了：「是，你住院那天我告诉他的。看吧，栀子，每个人都有不堪的过去，你能接纳他那样一个一穷二白的蠢货，为什么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？」

他的声音越来越弱，最后眼里竟然有了泪光。

我本以为自己会气到爆炸，但是……

没有。

因为我的心里，只剩下了对卢一汪满满的心疼。

他看了那些暧昧的照片，也看到了肖一顾的长相，加上我之前还喊了肖一顾的名字，他一定以为我对姓肖的余情未了。急匆匆地把我送到医院，又碰上了肖一顾和关清河，知道了自己被抛弃的身世，以他那种善良的性格，肯定觉得肖一顾的妈妈是自己害死的。

他怎么能接受得了？

我恨不得马上飞到卢一汪身边。

「你爸的丑闻就不用跟我说了。」我顿了顿，长舒了口气，继续说道：「我喜欢的是卢一汪，不是肖一汪，他是不是私生子都不影响我喜欢他，用得着你这个绿茶在我面前说三道四、挑拨离间？」

每个人都选择不了自己的出身，但可以选择怎么活着，我能接纳他，是因为他从来都不会对别人抱有偏见，从来都不会打着

爱的名义去伤害别人，更不会像你一样以为感情也分高低贵贱！

卢一汪的心不会因为私生子这个身份收到一点玷污，你扪心自问，你跟他比得了吗？」

我的话说得极重，肖一顾直接僵在了原地，失神地看着我。

末了，他自嘲一笑，掐灭了手中的烟头。

「所以说，赵桅子，你其实不爱我了吧……」

6

再次见到卢一汪的时候，还是在蛋糕店，婷姐和小艾已经离开了，只剩他一个人在收拾展柜。

我揣着小手手，可怜兮兮地看着他，「汪汪，我饿了。」

他正在给蛋糕店上锁，一回头看见我，像是被教导主任抓包干坏事的好学生，立马低头看脚尖。

我弯下腰，低头去看他的脸，努力笑出我今生最甜的样子。

卢一汪眼神一动，瞬间红了眼尾。

灯光很妙，气氛很好，半空中飘洒的雪花也是那么的迷人，如果此时能亲一亲卢一汪的红嘴唇，本王这辈子就值了。

我向卢一汪张开怀抱，没想到小奶狗见我抬腿走来，抓着书包的手一紧，脚尖一转，竟然低头绕过了我。

第一回合，败。

但海王的基本素养之二，是永不言败！

「哎呦！」我蹲下来捂着肚子，故意叫得很大声：「我胃疼！」

果然，卢一汪的脚步停了下来，但还是没有回头。

灯光把他的影子拉的老长，阴影蜿蜒蜒蜒，在路的另一边与我的相撞。

「医生说我不能挨饿，不然再胃穿孔一次，我就翘辫子了！」

卢一汪深吸一口气，又往前走了两步。

「哎呦！疼！」我叫的更大声了，「或许……我需要一碗甜丝丝的粥救命！」

不出三个回合，我已经坐在卢一汪家的饭桌上了。喝粥的时候，我想起了一句话——好女怕缠郎。

当然，好郎也怕缠女。

喝完了粥，我从背后抱住认真洗碗的卢一汪，贪恋地嗅着他身上的味道。

「汪汪，我好想你呀，我生病住院，你都没来看我。你一声不响就走了，就不怕我找不到你吗？」

卢一汪喉结一动，顾左右而言他，「这里凉，你去客厅坐坐吧。」

我蹭了蹭他的后背，「靠在你身上就不凉。或者……我去卧室等你也行~」

卢一汪又是喉结一动。

好不容易洗完了碗，卢一汪照旧和我一起窝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只是他神情悲戚，坐得板板正正，一看就是心里有事。

我也没戳破，想着一会儿看完电影，借着暧昧的气氛与他细说一二，不怕他不从。

谁知看到一半，卢一汪那小破公寓却突然停了电。

一阵翻箱倒柜，才终于找出了一根用了一半的蜡烛。

他背对着我点起了蜡烛，看着跳动的火光久久地站立着，脊背僵硬，双手紧握成拳。

我突然产生了一丝不好的预感。

「吱吱，离开我吧。」

我其实是有准备的。

卢一汪有时候，善良的让人讨厌。

我都能猜到他在想什么。

他自然是信了肖一顾的鬼话，觉得我和他在一起是因为对肖一顾念念不忘，又觉得自己私生子的身份见不得光。

现在肖一顾光鲜亮丽地回来了，他不好再占着我身边的位置。

我叹了口气，走过去掰开他的拳头，轻轻抱住了卢一汪。

「可你的心明明不是这样讲的。」

卢一汪的胸膛微微颤动着，似乎强忍着才能不掉下泪来。

「我听见你的心在说话，它叫我不要走。」

我抬头看向卢一汪时，他的一颗眼泪刚好掉下来，砸在了我的脸上，惹得我一阵心颤。

我捧起小奶狗楚楚可怜的脸，用拇指擦了擦他脸上的泪，「别叫卢一汪了，你该叫水汪汪。」

明明是他要甩了我，我还没哭，他自己倒是先掉起小珍珠了。

卢一汪咬着嘴唇，用右手死死抓住左手，修剪整齐的指甲在左手手背上留下了好几道血痕。

我心疼不已，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的手拉开，为了防止他再次伤害自己，就一直紧握着冰凉的手。

他的肢体语言告诉我：

汪汪有事，但汪汪不说，汪汪什么事都藏在心里，等吱吱自己发现，可吱吱有时候不够细心，才让本来就没有安全感的汪汪又受了委屈。

这样可不行。

我抓起他的手，贴在自己脸上，认真地对他说：「你听好了，我和你在一起，不是因为肖一顾。我承认一开始注意到你，是因为你长得有点像那个人，但我喜欢上你，是因为你足够好，你温柔、善良、有耐心……」

可话音未落，卢一汪就打断我道：「不是的，吱吱，我没有那么好。我是个坏人，是个杀人犯。因为我的出生，一个无辜的人死去了。肖一顾说，我从一出生就是个不干净的人……」

卢一汪颤抖的睫毛下再次溢出了泪水，那双眼睛开开合合，不断地挤压我的心。

他都快把我的心哭碎了。

我柔声抚慰道：「你不是杀人犯。如果一定要有人为这件事负责，那也是你的父辈们。你很好，什么都没有做错。」

但卢一汪摇摇头。

他不信我。

他固执地把自己困在一个怪圈里，率先给自己判了死刑。

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，那些负面情绪其实从未离开过卢一汪，他只是为了让我开心，努力扮演着一个正常人，把所有不安和恐惧都压在心里。

经年累月，一旦爆发，毁天灭地。

他眸子里漆黑一片，薄唇都快被自己咬出血了，「我不好……如果我够好，爸爸为什么不要我，妈妈为什么要离开我？我有缺陷，所以才会被抛弃不是吗？」

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问题，也想不出任何理由，这个世界上，怎么会有人能够狠下心抛弃那么好的卢一汪呢？

看着他哭红的双眼，我也觉得鼻子发酸，沉吟了好半天，才终于开口道：

「汪汪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无论你够不够好，都有人会讨厌你、抛弃你、诋毁你，那不是你的问题，他们对你充满恶意，是因为他们自己从未被善意拥抱过。每个人也都有缺陷，你有我也有，况且你那不算缺陷，你只是喜欢用和大家不一样的语言说话罢了。」

卢一汪抬起头来，定定地看着我，哽咽着说：「如果说……我真的有缺陷呢……我胆小，害羞，不浪漫，一点也不温柔、不善良。看到你和别人在一起，我会难过，会生气，会控制不住自己……我真的……真的很自私……」

昏黄的烛光里，卢一汪的眸子盈上了一层又一层的水雾。

他显然把这里当成了批斗大会，滔滔不绝地数着自己的缺点，连喜欢小黄鸭内裤这样的事情都算进去了，令我又好笑又心疼。

「所有人都不想要我，你也不会想要有缺陷的我的。你应该……去你喜欢的人身边的。」

幽幽的烛光下，卢一汪的身影忽明忽暗。

我不知他花了多大的力气说出这句话，因为我明明都看见他的心在滴血了。

我为他揩拭掉脸上的泪水，但不知什么时候，自己也湿了眼眶。

傻瓜，我喜欢的人，不就是你吗？

我踮起脚，抬手捂住卢一汪的嘴，制止他继续说下去。

「汪汪，那不叫有缺陷，那叫喜欢，那叫卢一汪喜欢赵桅子。因为我有时候，也会觉得自己配不上汪汪，觉得自己捡到宝贝了……」

毕竟，喜欢一个人，就是会觉得自己不够好啊。

闻言，卢一汪沉下去的眸子终于有了一抹亮光，他看了我好久，终于手下发狠，死死把我搂在怀里。

他的情绪汹涌而出，铺天盖地，顷刻间就将我淹没在看似卑微实则珍贵的爱里。

「吱吱，不要嫌弃我好不好……」

我抱紧了他的后背，亲昵地蹭了蹭他的胸膛，似安慰，又似宣誓，

「不会，永远不会。」

7

啊，后面的事……怎么说呢？

卢一汪这种纯情小奶狗，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？当晚，他就被我吃干抹净。

事毕，卢一汪将头深深地埋在我的颈窝，和我一起陷在温暖的小床里不能自拔。

他喃喃地问：「吱吱，你听得到我说话吗……」

有的人生来就和别人不一样，即便他们努力地说话，也没有多少人能听懂他们的语言。渐渐地，他们就不愿意和别人说了。

孤独而绝望。

卢一汪就是那种人。

我亲亲卢一汪的手，点头道：「听得到，也听得懂。」

你说给我做早餐，是在说我爱你；

给我吹头发，是在说我爱你。

我不光听得见，还看得见，你高兴的时候会摇尾巴，不高兴的时候会牵拉耳朵。」

卢一汪把我搂在怀里，嘴唇在我脖子上轻轻磨蹭，嗫嚅着说：「我哪有尾巴？」

「有啊，你自己看不到嘛？」我摸了摸卢一汪毛茸茸的小脑袋，「不过……有没有尾巴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，我喜欢你，你只需要做卢一汪本汪就好了。胆小，害羞，不浪漫，只想窝在蛋糕店里裱花都没关系……无论你是什样子，我都最喜欢你，最喜欢卢一汪。」

不是，什么别的人……

清晨，我从枕头下里拿出一对情侣戒指，叫醒卢一汪，在他耳边悄声道：

「卢一汪，嫁给我吧。」

「这样以后遇到别人跟你抢我，你就能合理合法、底气十足地站出来，一巴掌把他推到一边，然后告诉他，赵桅子就爱我一个！」

番外

婚礼是在一处私人小花园举行的，

现场按照卢一汪的喜好布置成了小黄鸭主题。

来的人不多，都是一些熟悉的朋友，不算热闹，却很温馨。

cc 拿着手捧花走进休息室，指了指落地窗外的人，问我要不要让他进来。

那是卢一汪的父亲。

我接过手捧花，「问问卢一汪吧。」

这件事没人能替他做决定，我也不行。

cc 回来后告诉我，卢一汪过去了。

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，只看到卢一汪回来的时候，手里多了一个盒子。

我问他：「他还给你送东西了？」

卢一汪摇摇头，笑着说：「这是我买给你的。」

我有些受宠若惊，打开盒子，一对精致的情侣耳钉静静躺在绒布上。

卢一汪不好意思的低下头：

「吱吱，小艾说我也应该送你一个定情信物，但是我不知道送什么好，柜员说这个代表一生一世，我想和吱吱一生一世，所以就买来送你了。」

妈呀，睡都睡过了，怎么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还能脸红心跳的。

我忍不住揉了揉卢一汪干净的小脸，

「谢谢你，我很喜欢。」

但随即，我又想到了什么，忍不住问道：

「可是……你有耳洞吗？」

卢一汪当场愣住，尴尬地红了脸，「唔……明天……明天去打一个……」

婚礼的仪式非常简单。

因为我没有能把我的手交到他手中的父亲，他也没有需要我改口敬茶的母亲。

我们有的，只是朋友最真挚的祝福，以及永远相爱的彼此。

「我愿意与她缔结婚约，无论疾病还是健康，无论贫穷或是富有，都爱她，照顾她，尊重她，接纳她，永远对她忠贞不渝直至生命尽头……」

卢一汪坚持脱稿背诵，头几天就在家里拿着小纸条鬼鬼祟祟地背，害得拿着稿子的我看上去极不真诚。

我干脆放弃了冗长的誓词，用这辈子最诚挚的态度告诉他：

「我会永远永远爱你，爱到死亡也无法将我们分开。」

阳光下，卢一汪笑的很开心，眉眼弯弯，里面闪着晶晶亮亮的光，如初见时那般熠熠生辉。

多好。

山有木兮木有枝，

心悦君兮君也知。

（完）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